

漢書 十四之十八

列傳

子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躬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梁孝王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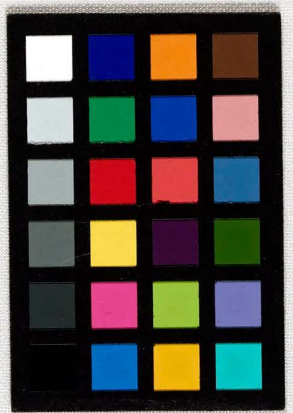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賈誼

共三十六

0932	貴	年
3	重	月
19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899	號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齊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

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及貫

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吏以

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

王恚即自殺更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以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

私記到去卷信  
居古志信朱書袖  
四十斤鐵椎殺書  
部 刑史記作  
到注到到到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  
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  
子唯二人在  
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音胡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  
裹金椎椎之師古曰裹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囊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  
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

矢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  
不洽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  
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木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  
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  
易以它郡地封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木  
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  
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

宋本云本之作侯

聖主梅凍未開  
皇子湯浴成  
也  
可受值極湯誰  
遣沃又居之不  
賴而歸朝日珠頭高量細

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主甚厚漢法二

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勅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

曰勅古委字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曲也

也音之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

欲反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實職以稱皇帝之

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

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

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也

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劓瘡師古曰瘡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

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

列本五字

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

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

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

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

而表異行用此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

曰斷謂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

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此八者危

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

專諸衛孟賁也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

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

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

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

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

帝誅之以安漢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

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

子亡之諸侯游宦事久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

而藏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

更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為軍吏者中尉

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詎及以

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

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王若

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

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幸

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甚為

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志死服虔曰常陛下即位臣

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

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

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

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

速也已語終辭

賈山傳注錄  
唐淮南傳錄  
潘侯策武太子  
策奇 和北策  
太子也  
宋初為三年  
馮毅為曲客七  
年右衛大夫

說師古曰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白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更多險阻  
師古曰輦車人輓今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  
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  
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  
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  
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  
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  
之秩祿也師古曰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  
說是也奉音夫用反大夫但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  
厚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  
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惣謂反人耳不妨但為

大夫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  
也師古曰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  
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  
簡思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思簡音奸嚴助傳作  
章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師古曰肥陵地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  
不知名在肥水之上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  
莫連反次下亦同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  
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更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誅捕命者以除罪晉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誅捕不命者而擅罪又無  
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為反  
告勅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

宋初為三年  
馮毅為曲客七  
年右衛大夫

旦卷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  
日長病陛下心愛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  
南海民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設曰無勞  
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文親曰忌吏請召治思長不遣設曰忌病長所犯不軌  
簡忌也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  
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叩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叩郵置  
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  
居師古曰子母者縣為築室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

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  
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於是盡誅所與謀  
者廼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令縣次傳爰盎諫曰  
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  
父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  
名柰何上曰吾特若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  
目反淮南王謂待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  
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至  
雍師古曰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  
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宋學士文粹美  
諸子辯中裁  
南河列解于一  
美河列安撰拓  
致極至李尚在  
吳田由雷被毛  
飲位被香品第  
公及諸信大小  
小佳論道佳  
托從仁義為內  
存二千一留

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  
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

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

彗星見天紀六年  
注文約考彗星實  
韻音遂有伏星  
注彗星實約音  
焉

食時上文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

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

曰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

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

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

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遊士妾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

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誦長安孟康曰誦

私曰合文  
將謂諸淮  
南河列解  
焉

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調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謂音朽政反師古曰謂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詞同然音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凱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也服虔曰武帝異姓姬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二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擄奪民田宅妾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

惡被師古曰謂諧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南也王王右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右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訊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以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私信者有心衛士者則疑

其注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去

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王視漢

中尉頽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無何師古曰自計度

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壘格當弃市

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

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

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

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

安來師古曰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

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文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

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部署兵

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

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

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

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無也王不愛后太子

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時諸侯皆

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

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欲害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答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

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

梁丘孟傳云  
大臣殺格  
宋初田單在  
本妄亦字

武帝年二十  
九乃於太子  
見此三來武立  
子信者

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  
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  
建在可微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  
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太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  
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源河南治  
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  
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  
形勢不同必敗上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  
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  
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

被之言  
劉宋至被

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  
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  
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  
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  
王發兵謂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  
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欲發國中兵恐  
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持  
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  
曰呼音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  
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

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十石欲殺而發

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

疏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

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遺出去計猶與未決讀曰豫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

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

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建師古曰會謂應建書而住也王亦愈欲

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

首不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

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

搜也音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

言太子廷與  
誣殺殺漢中  
尉今其人已死  
此冠誣不活  
也

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第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

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

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傷心

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

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

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

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

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者其非更它贖死金二斤八

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也師古以章安之罪師古曰使天

下明知臣子之道母敢復有邪辟背畔之意丞相弘廷

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

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內史以

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王使久上書告內史內史

魏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魏史三百石以上

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

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

上如淳曰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

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

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吏猶言勉強也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與客

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

宋初尚本

安少吏它

字下有為字

元符元年十月死

文選卷之九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字下有為字

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

答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日父之

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待省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

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

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

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

曰已止也數見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

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廼召欲縛答之太

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廼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

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

一本強似格  
宋印注口始  
或後

朝滿庚口說文  
車也廣韻又釋車  
后先武化釋車  
城洋釋臨陳車  
朝接車釋世威  
暢指釋史記注  
朝車戰車也

禁王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妾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

以親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

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

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

作朝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

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

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

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

愛之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其衡山王即上書謝

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



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  
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  
羸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  
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  
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  
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  
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  
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  
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  
師古曰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  
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

史記以首斬

使報

刺宮宿衛不能  
後周守也注  
有當懲文也  
信與奇桓奉  
義在上當戒與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  
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盡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  
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主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  
與父式主后光姬孝兒姦諄久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  
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  
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應當也懲艾也荆  
楚也舒群舒也言比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

孝先自告反

一作三年  
宋神宗義  
化四

秋南文利及群  
舒天下安故樂  
之為曰云之徒  
有三分人走進行  
之附增然眾多  
車徒既多甲兵  
又備而武亦未  
侵者於是以此  
當之荆楚群舒  
叛逆者於是以此  
懲創之軍之所  
征性立不克則  
立有於我信之故  
備止之者  
和此所列去以淮  
南至南取荆舒二  
字耳

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專懷邪辟之計師古曰朝與專謀  
為畔逆仍父子相亡國師古曰仍猶也各不終其身此泚獨王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夔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延自告記之矣師古曰夔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未信言信不用  
蒯徹計之

李元之說餘信  
化傳又注言載  
方以物押地符者  
律約含刺注押刀  
也或作鋒通作律  
和此則通說律云  
一段編于史記陳  
餘信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暨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

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楚漢初起武臣略定

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

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

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

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申

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

設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宋本云不足  
化燕

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百扶目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  
 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久候問其  
 死生通且見武臣君而說之師古曰今曰必將戰勝而  
 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用臣之  
 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  
 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  
 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  
 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皆為金城湯  
 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

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  
 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  
 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  
 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主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  
 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  
 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萬  
 之衆廼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

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  
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  
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  
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  
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久之術相君之面不過  
對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  
大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曰天下初  
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  
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也飄至風起師古曰志謂疾風音必逆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謂秦所憂者唯  
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

雲合霧集  
飄至風起

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戰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  
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間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  
三年於此矣師古曰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  
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  
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  
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  
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  
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

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  
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鄉  
請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上楚漢之戰關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  
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  
拱揖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  
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  
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蠶陳釋之事師古曰蠶常山王  
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借兵東下戰於  
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頭足  
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

宋初史記傳信  
仲史記傳信  
而氣也於漢

宋初史記傳信  
字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  
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蠶陳釋  
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主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  
猶誤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句踐致立功名  
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敵國破謀臣亡  
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  
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  
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  
虜魏王禽身說師古曰說下并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  
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  
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並

李種范越在  
注古書曰大夫種  
名也立大夫種  
司馬司空也此  
也字之云越者  
秋大夫種姓名  
種字子禽之  
史記傳信作  
野歎已而種  
柏亨  
霍光傳故傳信  
古威唐主者  
不害霍光禍  
肅於未之乘

宋初史記傳信  
諸君必以漢王  
不危足下  
字

故於十夫自  
居實性固  
訪况重誦君  
實是身初司  
馬持此教安  
造物不我捨

聖平小爽

私謂玉極虎

威重責

猶文不行之則

不若蜂一重子

沐然燕至也言

其速行也

如

出者也

師古曰言其計畧奇異世所希有

今足下披不賞之功戴震主

之威歸楚

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

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

為足下

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

通復說曰

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

也夫隨所養

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右之祿者闕卿

相之位

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僭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僭音都濫反或曰僭者一人之所

也

負擔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

猶與不知

蠶蠶之致師古曰與讀曰預蠶蠶也蠶毒也蠶音丑界反蠶音呼各反

孟賁之狐疑

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

賈能行之也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

杜詩九表謝安母持

起東苑池墨雪款卷香之東山携溪坡冷信年得玉輝

脩小梁奉王園名也

信漢合望王免園多植赤高所詔脩并園地志云奉王東苑方三百

里苑中有雁池脩并園

黃氏曰得甲六奉王况偽修多奉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則同筆出則同

奉帝之望王賊殺者蓋等大臣我至受道者奉帝之失也望王奉脂擬天子殊室論

主所率以受死子分王皆回流富貴者可以觀矣

故於十夫自  
居實性美國  
訪况重誦君  
實走乎勿司  
馬持此教安  
造物不我捨

聖平小爽

私謂王猛虎  
威重責人勇  
猶文不行之則  
不若蜂一垂童子  
沐然為至也言  
其速行也

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畧今足下被不賞之功戴震主

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師古曰安焉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

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數日

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計者存亡之機

也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右之祿者闕卿

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

也負擔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

猶與不知蠶蠶之致蠶師古曰與讀曰預蠶竭也蠶毒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此言

賈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

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

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

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

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

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誅詔齊召蒯通通至

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通曰狗各吠非

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

鹿張晏曰以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

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上廼

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

齊王田榮怒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全郭先生之  
所記先生之  
年下之移禮此  
年

而取之不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  
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  
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  
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  
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  
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  
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也。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  
粉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  
反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  
也。東緼乞火，泚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

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  
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  
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  
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  
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  
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  
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  
不肯受。

伍彼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  
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

伍子胥有  
安朝生於  
吳亦朝



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  
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  
臺名也師  
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  
各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  
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主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  
事未形兆皆豫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主所謂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

不當小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  
道師古曰錯  
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隸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隸西南  
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  
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  
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  
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  
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  
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  
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  
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  
飛材力絕又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  
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

宋史序卷下

宋史序卷下

蔡音力輅切  
古又受音了  
世韻含佳韻  
蔡音古又受  
聲韻約辛古  
某又因名与野

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孺子也，服度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夢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亦猶漢之粟太野地。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彼曰：獨先刺太將軍，廼可舉事。王復問彼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彼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尊長者以酒沃酌受，兀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

李中身材此

舟徒，師古曰：即今潤州，舟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師古曰：不成即死，一計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轆轤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臯

劉敏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

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  
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  
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  
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  
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  
無應即還畏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畏衡山以擊廬  
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  
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  
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  
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

宋符潛本  
注文此者作  
若

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  
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  
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  
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  
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  
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瀕音頻又音賓當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  
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  
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  
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土而行師古曰

穀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五種百土

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

在張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

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

間陳勝等作亂蒙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

蓋伍被一時對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至

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父不寧子不安第

天叩心怨上師古曰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

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

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劉項並和天下嚮師古曰

讀曰響所謂蹈瑕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

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主之功今大主見

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

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汎愛蒸庶師古曰汎音敷劍反亦

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

響曰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

論之彼以為過矣師古曰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

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

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

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

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痛紂之不用

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

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

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

身死于東宮也如博曰王彼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

彼苟如公言不可以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彼曰必不

得已彼有愚計王曰柰何彼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

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詠為此徙郡國豪桀及耐

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

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益發甲卒急其會師古曰

宋神宗時  
左言紀已上  
漸不似上

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

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逮諸侯太子及

幸臣師古曰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

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

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後事發覺被詣更自

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

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汧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

客父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使吏

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齊遂絕迹亡西

宋神宗時  
常小

宋神宗時  
每依字今  
謝本郭本  
亦在

宋留至後宮  
桃李至小玉

宋留別本也  
小弟

宋留別本也  
當以

宋留別本也  
海山仙人降  
紅沙中羊白玉唐

秘武夫漢三年  
以著麻者長  
師亦使者

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后宮姦亂  
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吏不能禁書奏  
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更卒圍趙主宮收捕太子丹移  
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  
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連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  
扶目後雖亨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  
反取勇敢之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  
士已自隨張晏曰雖遇初充召見太臺宮晉灼曰黃圖  
敗趙太子赦終見發也初充召見太臺宮上林有犬臺  
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自請願以所常  
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  
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  
音皮義反

宋留別本也  
上書有衣字

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縲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  
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  
從衣次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  
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傳曰交輸削正幅使一頭狹若  
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  
衣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削名曰  
交輸裁也師古曰冠禪纚步搖冠飛翾之纚服虔曰冠  
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翾之纚服虔曰冠  
步則搖以鳥羽作纚也蘇林曰折翠鳥羽以作纚也臣  
瓚曰飛翾之纚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也纚織  
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師古曰  
縲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  
大也岸者有廉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哥  
發如崖岸之形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初浙中名作

劉然其與皇  
崩去太后詔者  
素得此詔請其  
行馳道也

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充即移書  
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  
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  
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  
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充呵  
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也盡効没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  
主之車騎也師古曰甘泉在北山後充從上甘泉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  
子遣人之甘泉請問音之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  
欲反太子聞之使久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

之以教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  
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  
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父之坐法免會陽陵朱  
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  
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  
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  
疾崇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於  
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得人張晏曰  
者言不與華同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虱張晏曰  
故充任使之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  
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  
祠祭之更以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  
誣其人也

之或灼之鉗鑷也灼民轉相誣以平盡吏輒劾以大逆  
灸也鉗音其炎反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  
為盡祝祖有餘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  
中有盡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盡於  
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太子懼不能自  
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  
乃汝也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庚後武帝知  
在矣師古曰後加謚置園邑故云矣充有詔吏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

傳曰太后

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  
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  
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  
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  
無鹽有太后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  
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  
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  
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挾

後韻含注助也舉後也

各于卷五至五



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

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

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

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

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

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及自師古曰及躬古便字也躬

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

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賢弱不

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驥不曉政事師古曰驥愚也音五駁反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師古曰僕

步凡短之兒也僕音未反邀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

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鳴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

也梁古叫字譁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

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

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掉羽者也解在高紀

史卷八  
漢書卷八  
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

小夫慳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  
莫報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  
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  
利師古曰度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  
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廼止董  
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吾位  
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病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廩強蘇林曰廩音欒  
音詩載廩其尾之廩師古曰以字言之音音是音竹二  
反而匈奴傳服夷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

劉毅曰何者字

躬傳見  
杜未

又改廩字為廩以應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擁十萬  
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國所都城名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衛烏孫就屠  
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  
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廩使者來上書  
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  
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  
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  
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  
兵革所以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  
為貴耳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  
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造不信之謀不可

宋行正史  
有微字

約合上志依約持  
注偏引也左傳  
加捕系諸我持  
注持且是也  
約章一節也  
其首曰角持  
是曰持之

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  
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  
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拑祿曰師古曰拑從後  
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異師  
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為萬世  
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  
異議未可同白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  
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師  
與寺同日弗讀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  
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數武備  
師古曰救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

璽

異師古曰厭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  
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  
日說讀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  
日說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  
辯口快耳師古曰快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  
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調諛則主真毀傾險則  
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

劉劭曰當言  
云云云云  
所說也

劉奉吉將軍  
今以劉奉吉將軍  
二千二百五十一人  
可願失也

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悔過

自責疾誥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名垂於後世

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

入請躬先為此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

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未聞將軍惻然深以

為意簡練戎士善脩干戈師古曰督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

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矢慮者各一人將軍二

人師古曰音諸公車師古曰堪為將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

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

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

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下詔

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

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詆譏之策師古曰謾

反虛遠欲以誣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立亭張晏曰立亭

曰此說非也也立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躬

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

為化師古曰桑東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

庭向北斗師古曰被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指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泚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

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

比前注所以用取  
飯之也

獄欲掠問躬仰矢大講師古曰講古呼因僵仆吏就問

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

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

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

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

宜與爵位在申士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

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鷹隼橫厲鸞徘徊

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猶若浮

竊動則機兮師古曰機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發音必遙反叢

棘棧棧曷可獲兮師古曰棧棧反發忠志身自繞囹圄兮

寘頸折翼庸得往兮張晏曰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也師古曰寘涕泣流兮張晏曰崔蘭草名也蔓延

寘帝不用己為大臣以置治也臣瓚曰崔心結愴兮傷

肝師古曰結愴亂也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

蔽日月云讒言流孽香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

邪氣也音痛人天兮鳴講寬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

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講者以鳥自喻也誰語以被讒枉而

言無所告語也講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

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風為

我嗟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嗟若兮欲何留師古曰游曠迴兮

如是何用撫神龍兮撫其須師古曰撫與孽

父留而生撫神龍兮撫其須師古曰撫與孽

宋本漸本  
躬字宋本

宋本漸本  
躬字

反亡期師古曰言一雄失據乃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

也言上失所後數年乃死如其文也據謂尊位

賈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

三僞應劭曰亨鄴食其其得不亨者幸也伍彼安於危

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歸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歸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師古曰謂流其工放驩堯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

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憐君子無信讒言蓋春秋以來禍

敗多矣昔子輦謀桓而營隱危應劭曰公子輦謂隱公

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藥書搆卻而晉厲弑應

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而殺之郭陵之戰卻至以為

宋高祖集  
姚本集  
威平七年  
三句句錄  
奇至奇學

別本神中

弑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

逐之奔齊叔孫仲正妻行也牛謔仲叔孫怒而

病牛餓殺之平于不勝邠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昭昭伯毀季

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

其怨望今將畔公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

胥諫之宰嚭曰伍奢自以先王謀巨心常戰戰臨事沮

大衆真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

吳李園進妹春神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

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

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

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

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

春申君之寵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

乃刺殺之趙高敗斯二世張晏曰趙高譖殺李

遂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

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伊矣坎盟宋痊死

前漢書十五

二

宋高祖集  
姚本集  
威平七年  
三句句錄  
奇至奇學

李奇曰伊庚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  
宋詐飲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陸師古曰陸音在  
反江充造靈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尔覆失繇  
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繇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柯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

居中而滄潔者也外有書謂今奮受之也滄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

故名其里為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

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

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別錄此里偏名戚  
里高祖以奮姊  
為美人故使戚  
里者親戚之家  
猶武事收封上

朱名第

遺籍曰遺汝

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允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

迫近

其恭敬履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馴官至二千

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

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

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

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

便側之憂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

王世十畝園封  
之如均冠佩不  
救也

論語師堂富孔

子於行堂恂如  
也似不能言者其  
左室富朝廷便  
言唯謹上朝下  
大夫言似也與  
上大夫言似也  
注園中三白

劉孝古曰建為高  
中舍康為向文小  
官宜也世置老重  
以休沐然則漢  
云婦以下皆有休沐  
也  
韻會前注託女

曰申申整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慎云古欣字也師

聞同謹敬之貌唯謹師古曰唯以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

記曰執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雖齊魯諸儒贊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建元二年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儒

者文多贊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入子舍師古曰入

自其所居也若竊問待者取親中常廁踰身自滌洒服

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滌

也孟康曰廁行滌論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盥木空

每五日洗沐  
獨親

私慶是年  
曰乃石殿炬  
再山教也



清世謂之倫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倫師  
也言猶清也  
且不解常當  
清世也較名之  
雜世言人雜則其  
上一句也  
破才才二建方  
依洗廁則其康  
不解款蜂城批  
語胸音頭第牆  
短板

申如曹謂之倫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倫師  
古曰親謂父也中看若今言中夜也願倫者近身之小  
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說矣矣酒音先禮反  
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久乃言極切師古  
可言謂有  
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  
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內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  
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讓古曰內史貴人入  
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  
深責之也言內史  
貴人正固當尔  
廼謝罷慶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  
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  
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建為郎

劉劭言後  
自有聖後  
也

中令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

服慶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

足凡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

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

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

罰為立石拍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傳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

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

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

宋中刻本五  
時字誤

宋中刻本



禁錮約令情詞  
徒以空際也後漢  
有堂錮謂其  
仕進之難也  
君不備責長吏之  
請益賦上始難於  
石慶治見呵責  
也故上如此

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  
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戶口文書  
不改賊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君不繩責長吏而請  
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  
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孤兒幼年未滿十  
歲無罪而坐率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  
徙如說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  
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慶曰慶自以君相位不能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搖動百  
姓使其危急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君其反  
而自欲去位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  
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  
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

劉奉古曰興  
讀如軍典

宋本校本云  
浙東澤地心  
字下有也

世卷三種婚傳  
石慶重以望洋  
於為教被誅

劉奉古曰誰何  
通語不煩辭  
為得問

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  
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  
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  
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慶曰力士能  
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非也戲車君今之弄車之技  
宅師古曰無宅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  
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曰服慶曰不問也李奇  
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  
謹慎曰日益甚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施易史記注釋  
曰施讀移言劍者  
人所存杖多教移  
易貨換也索隱  
曰施音移易音亦  
私註則本傳貨  
史記注作貨則作  
貨非手以等二  
卷貨易

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  
師古曰言何 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此特識之言 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  
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曰  
後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後易貨換之 綰曰具在上使  
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 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不與它 將爭有功常讓它  
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 乃拜綰為河間  
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  
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

宋本校云  
一本它作心

柳中丞奏書直  
盜案全有持符  
注張係

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 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  
賜綰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師古曰 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 然自初  
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與建及廢罷 上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  
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 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  
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  
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上意不疑師古曰疑 不疑

柳中丞  
持字上有持  
字持持  
史記立持字

謝有之師古曰告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  
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  
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  
疑朝見之時而人毀之善盜瘦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兒然終不自  
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  
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  
代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  
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  
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  
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

劉奉吉曰袴此下  
袴能藉則近絮  
其不潔以  
其不潔以  
其不潔以  
其不潔以

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  
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  
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絮清師古曰  
絮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以是得幸入卧內於  
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  
曰問以他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  
人之善惡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  
欲言毀之故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  
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孟康曰高祖功臣安立侯說少子也師古曰

張敞字叔孟康曰高祖功臣安立侯說少子也師古曰

期作故

面封私謂面  
注師注注師注  
劉說不同也項  
羽信呂馬童面  
又其度烟等持  
面雍州地今此  
面而封之也  
師注注者背素  
也劉放列奉也  
面看面白素也由是觀  
背白矣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童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更未嘗言按久劾以誠長者

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充反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者不得也為涕泣

面而封之如溥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其愛久如此老篤請免天

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訥遲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

敏疾也

今好言對因說源快之意可乎 韻會面字注後古以相向為當面相背為背面杜詩當面論心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滌衣周仁

為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劉敞曰子謂刑名為刑術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註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主揖同日立武

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廕已

十一年矣

師古曰揔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

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

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

容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東都曰當修言  
下流也字

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孟東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畧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

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墜以為

故今之樂家雖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

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

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出稱警入言趣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趣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

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招延四

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

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

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

關下御長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

輿即車也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齋出

則同軍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

宋初曰方一作  
十  
宋初曰方一作

入朝奉改  
入字中不字



韵今韵韵格注  
又皮格也凡何架  
合以格由格高格  
和周也  
張氏廢格注  
廢格注合格注  
閣不注韵合上  
声低韵度字注

子殿門師古曰著與漢官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  
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  
太后議格服服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孝王不敢  
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事秘世莫知廼辭  
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廼  
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逐賊果梁使之  
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索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  
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及內史  
安國師古曰即皆泣諫王王廼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梁王恐廼使韓安國因

太后議格  
此系原本

館陶公主

文帝  
宮室皇后

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  
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  
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  
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  
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王惡之六月中病熱  
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  
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  
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  
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

劉敬王此謂以執  
疾之曰而後竟

長公主館陶  
長公主燿也  
是亭婦也

身豈謂之月  
六月我大迂

引漢書如故為太  
原王恒都晉陽  
不迂朝也

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  
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  
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  
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  
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  
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  
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翼州刺史林奏

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  
其壻使勿舉師古曰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  
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  
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年使從李父往  
來送迎則師古曰宗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  
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  
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  
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徙王梁

宋行司才  
子字富尔  
則宋則律  
子

曾誼傳撰  
作勝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

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

也勇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也如博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

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立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

宋本校本云  
越本十位七  
利故只武紀云  
般大傳中傳  
与此不同  
宋本垣邑  
表作垣邑

年薨立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

王之太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師古曰鬻

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直千金戒

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師古曰寶任后聞而欲得之

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專與師古曰寶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師古曰寶入開府取尊賜任后文

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

欲自言主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

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策耳太后啼諱師古

初李太后  
宋本校本  
李太后本  
李太后

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掩

宋初校本之漸本  
行及作行反

曰諱音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又風止李太后師古曰諷止  
者止其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  
疾張晏曰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人行反姓反名也  
行音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行反殺其  
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太后  
爭奪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  
更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  
材知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  
不及

劉劭睢陽  
梁所都也  
太守當是  
淮陽劉劭  
曰下四雅字  
當作淮  
劉劭史記

宋初校本之漸本  
汪文極校也

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  
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  
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冷王泚耕祠  
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  
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奏可  
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極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  
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  
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

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六

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

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滯亂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

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

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

王之族親情無陳衷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

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徧辭成臯斷獄

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巖音漫即古曰巖音赫謂塗築也以內亂之

怨望朝廷  
有惡言也

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

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

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

所問者怨望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

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

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

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

肅白之狀以廣公族附䟽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

日刷謂裁刷除其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

言園子荒  
王姦女也

言先施有司業  
驗立罪故等亦  
謂及立未服至  
罪已亦宜選宜  
寧之吏清白教  
立罪也

宋行古官表廷尉方實居實大防臆軍中府中由必有一程

注首奇失故及私約令有約焉也亦有不終自注曰奇

宋行校本注文浙本虎作約極作柯堂傳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去宜避唐諱

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久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昔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諄暴妄行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更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類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闕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師古曰丁禮反調音來置反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文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引故曰驕嫚當屬上自立使賊殺人而拒諍不附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自守也令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贊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謂玉毀於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謂玉毀於匱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寇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官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宋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眦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宮殿之裏毛鼯過失亡不暴

宋行校本注一本是宋字

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數蒙聖恩得見貫赦  
師古曰貫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  
謂寬其罪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倒地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與得踰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  
冬月而城罪也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  
 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  
 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  
 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  
日愛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殺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  
親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失

文三王傳第十七

(This page contains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iagram.)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

漢書四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

下。第<sub>一</sub>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sub>一</sub>也。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sub>一</sub>也。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宋程曰：索字下當有之字句後須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  
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然諸法令以為不當改制  
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敖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  
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亦同意不  
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  
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久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

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諭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  
命也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字侯待也及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故曰汨羅漢讀曰泥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  
生師古曰託其流也造音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廼墮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烏虛哀哉兮逢時不  
祥師古曰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鸞鸞也鴟鴞也  
也鸞音天夷反鴞音休音于鸞反鸞音休鸞音休音于鸞反鸞音休鸞音休  
人也鸞音吐蓋音于鸞反鸞音休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謂隨  
反音人勇反音于鸞反鸞音休東溷兮應劭曰隨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  
胡困反謂踳躄廉李奇曰踳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  
莊周曰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鉛  
也作寶劍因以冠名鉛

吾亦本小者  
言其真至寶詳  
亂釋也物之乘  
佩章賦注亂理  
也所以重理一賦  
之義

刀為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方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師古曰音弋占反于嗟默默生之亡故方  
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幹棄周鼎師古曰  
音寶康執師古曰康執吾盆底也兩雅曰康騰駕罷  
牛駝蹇驢師古曰蹇蹇跛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師古曰  
也章父薦履漸不可父師古曰章父般冠名也言冠  
甫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師古曰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  
誦曰李奇曰評告也張晏曰評離已矣國其莫吾知師古曰  
師古曰一國之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佛鬱也鳳縹縹  
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舉兒音匹遙反夔夔淵之  
神龍兮師古曰夔夔重也師古曰九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  
音味張晏師古曰傾螺擯以隱憂師古曰服憂曰螺音鼻應劭曰螺  
曰潛藏也

劉孝古曰唐  
冠藉律貴  
賤顛倒

亂曰釋詳注亂在不多  
名曰語之其精亂釋成也  
凡為章疏成據其大要以為亂序也

史記曰蘭唯亂  
以為凡格亂口流  
奏以文亂亂  
楚辭九章雜  
修句已多我因立  
以兮我知兮又  
何懷乎故都  
注一委我字下  
一委兮字已矣  
危望詞立人  
謂是賢人也故  
都楚回也  
宋本校本之浙本  
微作微也微者  
少是上言微注

欲舍蠖類從神龍遊夫豈從蝦與蛭蟻蝦度曰蛭水虫  
也師古曰偃音面夫豈從蝦與蛭蟻蝦度曰蛭水虫  
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蠖類沉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  
亦水虫也音偃蛭音質蟻字與蚘同音引今合韻當音  
弋人反音立謹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  
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  
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譏意也師古曰亦夫子  
般音是也字從冊青之冊離遭也郵過也亦夫子  
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  
用苟懷此之都邑蓋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亦師古曰寬廣之言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  
師古曰八尺曰仞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  
千仞言其極高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  
曰增重也言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  
陌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尋常之汗漬兮豈容吞  
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橫江湖之

劉孝古曰  
失位則可矣  
原之則可矣  
已矣遂自叙  
其悲憤則大  
過矣

雙峰賦注卷  
六年子卯也

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巨贇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濱必為螻螻所制以況小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音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詛為長沙

傳三年有服飛入詛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音才反服似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 不祥鳥也詛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詛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閼師古一萬反庚子曰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時止于坐隅貌甚 間暇師古曰閒讀曰閑 異物來碎私怪其故孟康曰碎音萃萃聚集也 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音初禁反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 吉虛告我

宋本注有  
字疑有  
如字

宋本注有  
本亦下服

史記卷之六  
仲注增音如增  
重耗也或曰增  
如也如增耗也  
孫林增音如增  
其相傳也

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 服廼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萬物變化固亡 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 形氣轉續變化而增師古曰增音如增謂變也蘇林曰相傳與也 洵穆亡間胡可勝言師古曰洵穆深微不可盡言洵音勿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反憂喜聚 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之 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也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伯吳之難保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傳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 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

宋本注有  
字疑有  
如字

文選首命曰福  
福相生如雲起而  
降休錫不上  
宋初曰丞疑作  
蒸

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  
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萬物  
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坤丸無  
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  
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  
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師古曰烏且夫天地為鑪造  
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息安有  
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久何足控揣孟康曰  
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  
引也揣音團控摶玩弄變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在  
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  
為者

劉敞曰早讀  
為悍極疾也  
宋校本云  
注女貴備  
舉小貴情  
宋校本云  
樂向中狗

飛使

臣瓚曰按說文字  
音準頂及也宋  
臣瓚曰注字音  
拘也臣瓚注字音  
也也臣瓚注字音  
字並不從人唯孫  
孺新如字玉音反  
開五文字而小信  
字並音寬疑孫  
林音探今宜定臣  
說文音準隨反

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推勢不允則  
庶品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休為利所誘誘也迫  
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錄蓋穿鑿耳大人不曲  
意變齊向愚士繫俗音奇曰儻音塊蘇林曰  
反師古曰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  
蘇音是曰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  
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眾懷  
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積說也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弄智而亡其身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  
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  
音呼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  
難則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  
息也澹虛若深淵之靚汎虛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  
也音徒濫反

行注上或  
字巾信  
得小也

觀與靜同汎音數劍反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師古曰帶芥小艱也帝音

反丑芥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齋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齋音禧師古曰

禧福也借齋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也

罷曰吾久不見貫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

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

度疏闊諸侯主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淮南

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故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

私息者矣主  
見于與注

正也正其失也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

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

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

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臣獨以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

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蘇林曰捨音濟濟踏踏不安兒

也晉灼曰捨音儉吳人罵楚人曰儉儉攘亂兒非甚有

紀師古曰晉音是儉音仕庚反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宋本校李滿  
本德爾然  
初白然已注  
火旁已加大  
小兒  
宋本校李  
檢檢今越  
本檢音信庚  
反未孰是

急師古曰言二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

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

道言也師古曰鄉民保首領勿奴賓服四荒鄉風讀曰嚮百姓

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

極建父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

也應劭曰六親父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

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其具

劉健吳起治  
休廷托其行  
必重自修乎  
梨江仙詞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

也考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禹

舜復生為陛下計立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

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

也師古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今

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

也方行義未過師古曰行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

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

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

玉帛或池得切更  
也約舍入戶更也  
差也書音法乾曰  
民用備或注信  
論或過也爽韻  
含注差也  
私凡建國封柱侯  
王五曰強大則必  
及則氏被五福  
又負天子分豆受  
去也恐此等事

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節古曰

言大畧也音丁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

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

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

孟康曰曩音衛日中盛者必暴曩也臣瓚曰太公曰日

中不曩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

古曰此語見六韜曩謂暴曩之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

也曩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

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應劭曰抗其

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剋割頸豈有異秦之李世虐夫

也墮音火規反剋音工暴反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

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

宋本校本之浙  
本信字上有  
字

及者九起私習禮  
信誓不欺越禮  
至信教教座信  
陳穉七人淮南  
房王出清王每  
居二人已上九年  
王漢學事也

謂昔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

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

者皆亡師古曰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

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

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

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諸

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黃說也是也諸

公幸者廼為中消其次壓得舍人師古曰壓與僅同壓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

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真至

溷也師古曰惠古德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又非身封王

宋本校本

不可老

宋本校本  
浙本校字上  
有餘字存  
能則語成  
文

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  
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  
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  
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  
是矣諉音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  
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靈王王  
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  
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  
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天子為慮亡不  
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  
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擯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漢法  
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

新蓋亦黃  
宋本校李  
注文桃李黃  
仲蓋

私謂疏者言七  
人反者也親者  
言厲王長與  
居也其證已見  
于前也

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  
戚天下園視而起師古曰園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  
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適啓  
其口匕首已陷其劔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陛下雖  
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  
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  
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歟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  
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而芒力不頓者師古曰  
日芒刃謂刃之利如師古曰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  
豪芒也頓讀曰銳

宋初司業切  
臣表非馮蓋  
叔子存李七  
年同曲字  
為衛丈夫



也音胡解反至於臚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臚音陸又音必尔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力也權執須斤斧也臚音寬髀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臚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力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鈇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役用之也用淮南則又反廬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囊冷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冷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

宋氏校本云  
本在作有

劉劭言諸侯  
地先有刑而願入  
漢者後分封  
侯者若徒及至  
封其子孫皆如  
侯之假令王命封  
土則則子孫皆  
為以教侯之  
所字行文則奉  
古曰侯之官  
也所以教復還其  
刑地如前所者  
明天子不利有是  
地也

案校本云  
橋中言

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  
地其刑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  
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  
界令其備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  
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  
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  
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生師古曰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  
章皆與淮南師古曰鄉故天下咸  
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嚮  
知陛下之義即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

案校本云  
新本于孫下  
有於使二字  
注文令其隔  
絕滿平作令  
不為徒

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  
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孟  
帝委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  
音徒旦反曰憚畏難也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師古曰腫足曰瘡一  
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平居不  
可屈信師古曰信一二指痛身慮亡聊師古曰痛謂動  
六反椅音丑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蹶  
師古曰蹶古蹶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蹶今所  
呼脚掌是也蹶古蹶字音足蹶反疾不可行也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今之王者從弟  
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

師古曰蹶古蹶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蹶今所呼脚掌是也蹶古蹶字音足蹶反疾不可行也元王之

師古曰

劉攽曰惠王下  
既之子二字

宋神宗注  
病字下有世字  
亦下有休病傷也

俾王親者或立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

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師古曰福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瘡

也又苦踐盪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

也今匈奴媢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媢古侮字為天下患至

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

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

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又類辟且病瘵師古曰瘵病瘵不能解非壹倒懸而已師古曰壹

夫辟者師古曰但

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壽不輕

得復張晏曰長壽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

也師古曰復得復除悅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

音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

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

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

夜燔燧也師古曰晝說誤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可為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

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

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師古曰無臣竊料匈奴

之眾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亦下有休病傷也

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

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

畜菟翫細娛而不圖矢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

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爲流涕

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爲之繡衣綵養備諸綵

服慶曰如牙際以作髮緣師古曰備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帶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爲乘車及騎

從之內之閑中服慶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朝而不

宴者也師古曰入朝則服之宴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

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穀之表薄純之裏縷以備諸晉灼曰以備諸縷著衣也

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徒奚反古者

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塗得爲

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而富民牆塗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

其履師古曰夔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家一

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

見匈奴傳上

宋初江浙不常  
仙學從竹是俗

劉孝子白頭謂春  
人不知孝字但如

舍歎知妻不負利而己此其子舍歎之我顏醉不羽方似云惟此十里村舍歎  
宋氏校本三注文地本不黑仲十里

時耳師古曰言然而獻計者曰母勤師古曰言天下為

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

至冒上也師古曰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

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

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肱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

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借父耜慮有德色師古

摩田器也言以擾及鉏借與其父母取箕筭立而諄語

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張晏曰諄音憂抱哺其子與公併偕師

服度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音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偕師

曰補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婦姑不相說則

併偕無禮之甚也補音步併音步婦姑不相說則

反脅而相稽應劭曰稽音步併音步婦姑不相說則

反脅而相稽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

剝不向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

多也幾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蘇林曰

居豈反慶謂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

拔而取之師古曰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

之節仁義之厚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

讀曰伸一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

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

也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

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

劉劭曰慮天  
率也

宋初江浙  
不常仙學  
從竹是俗

劉音 舉兩廟之器也師古曰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白

畫大都之中剽更而奪之金師古曰白畫畫日也言白

類妙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更矯偽也剽劫也言

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賦六百餘萬錢

萬石耳非謂激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此

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

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失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徒以簿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慮不動於

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

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俗吏

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而不知大

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

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

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

僵音疆也筦子師古曰筦與管同禮義廉耻是謂四維

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君以管子為愚人其

若以管子為微識治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

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

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

虛謂立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師古曰幾讀曰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令君君臣臣

異次下亦同

案本校本之  
汪文極本特  
以中徒以

曰君為君德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

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

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

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緇縮維之楫音集又

音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

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

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禮廼始也使任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

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

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

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

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傳之真義師道之

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

三少師古曰宴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師古曰梯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

引書曰古則  
有眉髮其顏  
說云經南面入  
升又非所習新  
生也與兒體色  
在故曰赤子耳

宋禮古注卷之三

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  
擇其所養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真則  
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偷矣師古曰偷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匡則也則真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

宋禮古注卷之三  
云遠坊用札  
以采豆有注  
考遠坊  
考遠坊  
考遠坊

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  
進善之旌師古曰旌善言誅謗之木師古曰誅惡事者書之於木  
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媿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  
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步中采齊師古曰齊齊又作發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

宋本注字



諫也月札云廷  
以未字音注云未  
名或曰廷也  
又字于約令文  
約有字注

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  
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上者告許也師古曰許謂面相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  
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  
然師古曰艾讀曰刈管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師古曰已事已住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

宋初曰漸本字  
上有三字

謂則而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酒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  
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官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者欲不異師古曰嗜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慶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師古曰周書曰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

宋初曰漸本  
字者字是  
不但成後事  
注今

三十三卷  
傳大禮林未終  
前此禮已終後  
見之禮亦為終  
者難矣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  
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  
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  
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  
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長舉而離孔子曰聽訟  
吾猶久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齊等然  
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久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  
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  
日極中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萌始生也

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  
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  
昔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  
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  
同下皆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  
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  
下之情與器立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宋行湯本  
舍字下有  
中字音當  
丁仲不上言  
富此言中  
理明白

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胡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廉取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牢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蹇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

劉奉古曰趙言  
殺之蓋又以法  
定其罪

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  
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師古曰迫迫天  
子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  
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聞樂殺二世  
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足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  
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師古曰直者履中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師古曰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音先  
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  
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

私圖進言  
當化子汝

劉奉古曰劉奉古  
以狗彘之取以劉奉  
教政之與劉奉古  
劉奉古與澤答非  
也

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  
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  
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移事音胡剛反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農面吞炭鄭氏曰農漆面以易見吞炭以變聲也師  
古曰農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中人問豫子豫子曰  
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  
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虐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亡耻師古曰頓讀曰銚莫諾亡節師古曰莫諾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諾音后廉

提之佳口... 先約方言... 謂取物而送口... 提口揮也... 又引也... 手提也... 意

約... 中... 意

恥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苟若而可師古曰若

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

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群下俱亡取俱

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

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簋簋不飾師古曰簋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簋圓曰蓋簋音甫又音扶蓋音執坐汗

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

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入

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太諱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摯清胡公漢官車駕出

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

已有正罪若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

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

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上

不使久頸盤而加也蘇林曰不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其

有矢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上

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

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

爾雅釋

宋神宗皇帝  
喜四字宜曰喜  
讀曰喜

宋神宗皇帝  
喜四字宜曰喜  
讀曰喜  
而語破

臣自憲師古曰憲讀曰喜許吏反憲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耻故人矜節  
行師古曰嬰加也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  
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克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  
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  
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  
懷德勳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尋其下  
文義可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

也亦猶彼人顧行而志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  
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志身憂國志家  
六尺之孤未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被謂  
於主上無所失故曰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師古曰蓋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  
撥其切於世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  
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  
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竈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  
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

術美壽

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  
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  
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下所以為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  
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  
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  
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鑿子也著音直畧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不為其所吞食  
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  
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  
謂以為不可故斫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誦布等師古曰斫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淮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而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師古曰畢猶盡也而  
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首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連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  
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

列城古曰列城  
如懸  
宋初以補行  
自是以補行

宋初以補行  
當有也字

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

宋神宗字曰  
本名大佳孰計  
在立大當去四  
点

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  
曰新鄴潁川縣也兼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  
千發反著音直畧反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  
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  
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  
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道言可  
言帝身及太師古曰蓄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格安  
子嗣位之時私語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  
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如淳曰但動願指  
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應則所欲皆如意  
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  
視而不定師古曰蓄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  
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

劉奉古順  
指四支

則問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  
其臣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  
幸從其言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  
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  
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竊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  
續也酒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  
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陛下幸而赦遷之  
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  
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是厲王無罪漢在殺之此人少  
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

師古曰是厲王無罪漢在殺之

師古曰是厲王無罪漢在殺之



宋神宗越本原  
武史文

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伯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叔父平王之子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生也發忿快志  
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七并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淮南雖小黔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  
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  
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雖割而為四四字一心也子之  
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  
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軻諸刺吳王前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冊子也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頰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  
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詛自傷為傳無狀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

夫范古家

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  
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  
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  
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章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梁  
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  
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  
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管管仲使時見  
用功化必益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

劉宋之作一

前漢書

卷之六

宋初注文字  
學及新命皆云  
帝也

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請身親儉約之行詎之所陳  
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王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實詎書謂  
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手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其術固以疏矣詎亦天年早終  
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文選三奏車京賦  
佩以制容聲以管律  
行不憂玉駕不亂步  
注詔曰君子車則國聲和志行則鳴佩玉也  
注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者則聲和響並謂之禮注言曰行儀也  
以中則玉志不憂馬步聲者聲也乃和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李奇注儻音塊蘇林音人有偃儻  
尔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必按說文寤音渠隕反  
迫也文選李善注寤囚拘之貌五臣注寤困也愚者繫  
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  
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並音寤疑蘇林音誤今宜  
定從說文音渠隕切

佛教大學新藏

宋初以注文字  
學本及新合卷  
帝卷也

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請身親儉約之行詛之所陳  
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王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詡書謂  
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手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其術固以疏矣詛亦天年早終  
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投其切  
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撥拾  
也音丁治反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李奇注儻音塊蘇林音人有偃儻  
尔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必按說文寤音渠隕反  
迫也文選李善注寤囚拘之貌五臣注寤困也愚者繫  
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  
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並音寤疑蘇林音誤今宜  
定從說文音渠隕切



史記十卷楚世家平王三年使曹意如秦為太子建娶好女子好意先將說平王曰秦女好  
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許之卒自娶秦女生能政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意如為  
少傅意如立於太子曹說意如太子建母秦女也意如於王益驕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  
守邊意如曰汝說太子建於王曰自意如入秦女太子怨不能立於王王曰少傅備言且太子居城父  
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平王且傳伍奢責之伍奢知意如說乃曰王奈何以少臣誅骨肉意如曰今  
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意如之子告以楚父死切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太子建曰亡  
奔宋意如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楚其父曰必至於是王使司馬奮能致二子則生不能  
將死意如尚至得不至王曰何也意如曰尚有人廉范意如孝仁則召而免父必至不願其死齊人為會  
而好謀勇為殺切知未必死必不至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未意如父位尚得伍奢  
曰父老而意如不孝也父欲殺意如也度能任其知也子其行也我其殺之也意如曰尚殺伍奢事  
屬夫出見使使者曰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為走逃出奔其伍奢曰曰齊亡楚國意如人逆  
殺伍奢及尚

「是伍奢自入楚報平王不為三石」

太子建奔楚在傳在四卷二十一年

又解楚世家紀楚奔鄭之人也殺太子建之子勝其見在傳昭二十一年

惠王二十一年十月己亥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為單大夫言曰白雲好兵而下王欲執仇之平王曰

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之在鄭之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款伐之子西許而未有吳發也六年晉伐鄭之患急楚之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子西之膝怒乃遂與子西力死士石乞等遂殺令尹子西子孫於朝曰劫害王也之府款殺之立王送志臣國百年之志昭王美會白公自立為王月餘令童云未敢楚之五王之位與去攻白公殺之五王乃復位 史記世家

共王 年王 太子建 白公勝 位為太子  
子西 太子建 白公勝 位為太子

位尚 位尚 位尚  
位尚 位尚 位尚



聖道禍起自朱安在成於江充逆及王皇后太子皆敗亦上卷云孫賀傳此外國載朱安在  
 史記封禪書云于夫人雜陽屋初等以方祠詛自及大宛且大聖道魁何曾其下地最之嘆云

